

水月齋  
指月錄

印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八

六祖下第六世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

洞曹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

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个聾師曰不名本寂山深

契之此與雲居對洞山語同僧寶傳師名躄章此燈錄所載遂仍之自此入室盤桓

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

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

曰去亦不變異遂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

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為曹示

衆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



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已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汚將為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况其餘事耶師凡言墮

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燈錄無凡情聖見至三者不受食四十一字林間錄無凡情聖見至回互十三字僧寶傳自稠布衲問答後則云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維摩經曰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只不被他染汚將為墮且不是同也此覺範節釋曹山之語也林間乃直述曹山之語也自師凡言下廿四字亦記者之辭也隨墮言不礙六塵而云不被染汚又云本分事尚不取豈况其餘古人立言知所坊矣智證傳曰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為九謂食無度量食時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干已若損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子以是觀之乃知時而食即不枉死故名正命食黃檗曰今時纔出來者只欲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解翻成壅塞唯多與兒酥乳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此樣盡名食不消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邊收真如之中無此事故以此知曹山貴正命食立三墮又曰維摩經曰為壞和合相故應取食為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



相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此不斷聲色墮所由立也又曰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伽葉末伽黎拘睺黎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尼捷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此隨墮之所由立也又曰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此尊貴墮之所由立也予嘗深觀曹山其自比六祖無所媿以其蕩除聖凡之情有乃大方便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鯨奴白牯却知有乃不如曹山止言一墮字耳

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尊貴墮頌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大陽玄曰此三種須明轉位始得一曰水牯牛是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沙門轉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曰不斷聲色是隨墮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三曰不受食是尊貴墮須是知那邊

了却來這邊行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 幻寄曰佛說比丘乞食乃正命食破四邪命食邪命謂醫卜種植等具于教乘華嚴疏諸典中曹山取正命食表本分事蓋本此寂音引瑜珈九因黃檗兒酥語意雖佳而失其本矣僧寶傳述三墮語遺尊貴墮智證傳以不斷聲色與隨墮分二而遺類墮濟公不取僧寶智證獨載林間固有所擇也至於大陽謂不明聲色故隨處墮與坐在尊貴是直以墮為墮落非曹山旨也 寂音又曰金剛般若曰如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西天此土聖賢釋者無慮千餘人然莫如無著得佛之意雙林大士又從而申明之無著於此判為言說法身意以為筏者言說也雖與人俱然亦不類如筏行水中而實不住非法者二邊也在筏且不類豈於二邊而止住耶故曰何況非法大士偈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人法俱名執悟理詐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如取一即被汚心田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類不齊 僧問學人之語也 幻寄曰洪師如漢儒援經傳事

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



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 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卽端的去也 師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雲門在衆出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師曰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曰此人如何親近師曰莫向密密處親近門曰不向密密處時如何師曰始解親近門曰喏喏 妙喜曰濁油更著黑燈心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禮拜 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 妙喜曰甚麼處去也 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卽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卽得爭柰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个不恁麼師曰官



不容針私通車馬

大滄詰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柰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麼不成廢器

經敏手終成廢器

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死如何是大海

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不宿死死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為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柰龍王按劍何 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个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 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來 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

一被盖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 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 紙衣道者來叅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為鄰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



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問強上座

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

說个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

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僧舉藥山

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

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

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旣行諸侯避道 僧問香嚴如

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

髖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

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

又不領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

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

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

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

曰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

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昭覺懃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出無明三毒

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个老宿

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

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

斷白雲機不妙徑山果舉園悟透三種語了云諸

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喜不惜眉毛為諸人說

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

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

具眼者辨取寂音曰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

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互縱橫迢然忌十成龍門

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

如脫得古木一枝榮是也

師讀杜順傳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



意不欲與麼道門弟子請別作之既作偈又註釋之

其詞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渠渠無我即死

仰汝取活我無渠即余不別有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我如渠

即驢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飯直須吐却何假雁傳書不通信

我說橫身唱為信唱君看背上毛不與你相似乍如謠白雪

將謂是白雪猶恐是巴歌傳此句無註示學人偈曰從緣薦得

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

說不思議寂音曰予以是觀之千聖皆稱此一念之

決定無別殊勝故如是了知豈不疾乎華嚴經曰以

少方便疾成菩提曰然則學者何為而不信耶曰如

竹林善會禪師為道吾發之以見船子言下省悟既

去而回顧船子笑曰這漢疑我別有也於是覆其舟

盖信力尚微未大通透故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

耳幻寄曰千古繫驢橛子

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 示眾

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會字似應在須字上通向上事

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即轉他諸聖向自己背

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

背後义手說什麼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麤重境

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

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答曰有曰既有

達磨又來作麼答曰只為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

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耽



著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  
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麼此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汝  
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  
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  
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  
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著若脫得揀什麼古德云  
只恐不得輪迴汝道作麼生只如今人說个淨潔處  
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麤重事却是輕  
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著先師曰擬心  
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麼作味只是佛味  
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卽

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麤重貪嗔癡雖難斷却  
是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  
世亦只爲這個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鯨奴白  
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  
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  
以不如鯨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  
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飢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  
恁麼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  
披毛戴角牽犁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  
阿閼及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  
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



作麼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麼體會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這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卽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個總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卽得用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要免乃至世間麤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卽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什麼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

始得 南平鍾王雅重師致禮敦請師但書大梅山

居頌一首付使者 大梅和尚自得心印於大寂遂入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唐貞

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菴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梅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梅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今僧去招之梅荅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寂師寫辭南平者摧殘枯木一偈也梅諸機緣具於第九卷此因錄寂師辭南平事嘉梅之幽韻復述其肥遯之跡云後偈或作隱山和尚偈

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

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

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

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門弟子葬全身於山之西阿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丕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噉个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叅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卽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

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个山堪住師曰那个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个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結菴於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个人猶作這個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菴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菴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



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

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

山許為室中領袖 劉禹端公上山謝雨問師云雨

從何來師云從端公問處來端公遂禮三拜歡喜而

退行數步師召云端公公回首師問云問從何來公

無語歸家三日而死 大慧拈云劉禹端公無語歸家

是不知轉身一路當初待伊道問從何來但依前禮

三拜歡喜而退且教弘覺疑三十年 又東平嘗問

一官人風作何色雪竇因并頌云雨從何來風作何

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退相將誰遭點額風作何

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 師曾令侍者送袴與

一住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

者問孃未生時著个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

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

轉語好 師在洞山作務悞刻殺蚯蚓山曰這個漚

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徃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

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刻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

語師曰當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 問山河大地從

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

師便休去僧不肯 雲門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

道想出一錠金得麼拈拄杖便打 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甚却回去師曰祇

為不將來所以却回去 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

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

墮惡道靜則為人輕賤 示眾曰佛法有什麼多事



行得卽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  
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个什麼若云如是事卽  
難自古先德醇素任真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  
道或時答甌磚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  
有力卽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  
得簇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  
盡說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  
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羶羊挂角時  
非但不見蹤跡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羶羊挂角時如  
何答曰六六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見道無  
蹤跡

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羶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

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  
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羶羊挂  
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  
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又問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呼問

者名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  
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  
等閑這裏是什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个事也須識  
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  
益竝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  
恠不相似恐怕同學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  
言語也須看他前頭八十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  
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收攝盖



爲學處容易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  
如夾如鈎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  
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  
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什麼蹉跎處有什麼擬議  
處向去底人須常慄慄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  
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什麼如此  
常恐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醜出  
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欲得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是  
與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卽難得 又曰汝等直  
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  
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什麼閑如今擬

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交涉如將方木逗  
圓孔中多少聲訛若無與麼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  
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若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  
得無過方得出身若有一毫髮去不盡卽被塵累豈  
况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  
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  
及取去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  
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  
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  
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  
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



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  
一半喚作甚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

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

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下燈錄無便是世間諸語但云

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二句而已

又曰得者不輕微明者不

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即貧窮從

地涌出即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動則

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語

言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即貧

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涌出則富貴曰無中

或有 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

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在衆如無衆無衆如在

衆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世豈不是無燒其德超於

萬類脫一切羈鎖千人萬人得尚道不當自己如今

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體得那邊事却來這邊行

李李當作履下同那邊有什麼事這邊又作麼生行李所以

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 又

曰欲體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个人相應

若體得這個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李

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况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

人常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

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即是是

即一切總是不是即一切總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



亦不是能為一切一切不為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却  
 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  
 麼事 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為甚寸絲  
 不挂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  
 一毫許去及不盡即被塵累豈况更多不見尋常道  
 升天底事須對眾掉却十成底事須對眾去却擲地  
 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  
 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  
 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  
 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常徒息一切萬  
 累道暫時不在塗路便有來由非但惡眷屬善眷屬

也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去省覲去始脫得諸  
 有門去去得牢籠脫險難異常徒 又曰如掌中觀  
 物決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如此千萬亦然千萬之  
 中難為一二一二不可得不見道顯照底人即易得  
 顯已底人即難得不道全無即是希有若未得如此  
 不受強為強為即生惱生惱即退道退道則罪來加  
 身即見不得說什麼大話汝既出家如囚免獄少欲  
 知足莫貪世榮忍饑忍渴志存無為得在佛法中十  
 生九死也莫相拋出生入死莫違佛法斬釘截鐵莫  
 負如來事宜無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示自

眾佛法有什麼多事  
 至此悉依僧寶傳

師住持三十年道徧天下眾



指月金 卷六  
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以爲世世師唐天  
福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眾開最後  
方便叙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  
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祇  
這是乃端然告寂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  
家一日告其師徃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  
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  
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  
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卽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卽  
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

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  
功勲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  
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  
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  
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卽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  
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  
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  
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洎洞山順世  
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瀉值瀉示衆曰行脚高士直  
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  
不落聲色句瀉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瀉放



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个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瀉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閣黎在麼嚴曰已去也瀉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瀉曰試舉看嚴舉前話瀉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瀉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个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瀉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瀉泥壁便問承聞和尚

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瀉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瀉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瀉喚侍者取錢二百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瀉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瀉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瀉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瀉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瀉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



曰瀉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瀉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瀉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

悔過

楊岐示衆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恁麼道也是看錮鏘更有後語不得錯舉

曰利動君子妙喜

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个無尾巴

師曰第七个無尾巴

香巖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

訪之巖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巖曰

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巖

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

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

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巖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

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巖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

不道肯諾不得全巖曰肯又肯个甚麼諾又諾於阿

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已靈巖曰師叔恁

麼道向去倒屣三十年在

師住後果病吐二十七年而愈師却每於食後挾口

令吐曰香巖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屣尚欠三年在師

後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

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个師到夾山山上堂

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

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

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

這一員戰將 師叅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

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



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

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

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

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邊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

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妙喜曰雲門禮拜不是好心有僧為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

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壽塔來僧

無語後僧舉似大嶺菴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

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

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

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徑山杲頌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尸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

處埋應菴華頌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崇覺空頌

三文與匠人每愛佳人笑目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觀波浪無風不挂情頌兩文與匠人惱



惱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與西江月  
莫照孤燈冷處灰頌一文與匠人行因感果事須分  
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疎山  
端的意吾家宗祖在并汾

師臨遷化有偈示衆

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  
還偈終而逝

青林師虔禪師初叅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  
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山曰別甌炊  
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  
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辰翁者求偈師作偈  
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  
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  
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

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  
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  
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  
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 住青林後遷洞山凡  
有新到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叅堂有一僧不肯問師  
曰三轉內卽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  
旨僧無對師便打趁出 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  
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  
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迴避處曰正當恁  
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  
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个毒



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  
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  
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  
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  
話若向這裏會得有个入處 師將順世焚香白衆  
曰香煙盡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  
滅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叅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  
尚法席一个餘月不蒙示誨一法意在於何微曰嫌  
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

此三人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个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

師又問翠微如

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  
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  
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  
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  
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

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祇是無祖師意若

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雪竇頌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團悟勲云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甚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且道是扶持伊是減伊威光人多錯會道為甚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僧寶傳云初謁翠微不



契至臨濟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覺範曰予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慣鬪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羸來方始休君若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皆清深精密如其為人疑問翠微臨濟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已見洞山之後雪竇以瞎龍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

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

眾叅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

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此見於濟公燈錄師

有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

始到頭後神鼎謹舉云山僧即不然學道如鑽火逢煙便可休莫待金星現燒額又燒頭翠巖

真云若論頓也龍牙猶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欠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

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

始得大滌秀云是則是又教人陰界中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

問古人得个恁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問維

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

維摩掌擎世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

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

麼 裴相國入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

第一曰以密行為第一裴不肯遂問此間有何禪者

時師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為第一師

曰不知裴便拜曰破布裏真珠 報慈嶼讚師真曰

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

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



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

報慈聞云龍牙抵道得一

半雲門令僧舉此公案云汝舉我與汝道僧舉了門云我不妨與你道

上堂夫參玄

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須自悟去始得

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

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

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次參洞山山上

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眾曰須知有一

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

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辭洞

山擬入嶺山曰善為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

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

京兆府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跡頗異居無定所



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  
 惟披一衲逐日沿江岼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  
 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蜆子和尚華嚴靜禪  
 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  
 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越州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  
 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一竅在雲門出  
 問菴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  
 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  
 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 上堂舉一

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曰昨日有

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

便下座妙喜曰彼此揚家醜賴遇無旁觀者雲門到曰請和尚答話

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麼那恁麼那師曰將謂猴

白更有猴黑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

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

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

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寶峰文云乾峰與麼道還夢見

也未若是老僧則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

審路頭在甚處劈脊便棒却問他路頭在甚處待伊

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个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

素不辨邪正拈起扇子云云似這般和泥合水漢糞



懶拘東大衆  
休嗑睡好

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

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

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

法石光禪師因舊住相訪師問頃年有一則公

案與你商量不下如今作麼生云未入門時早呈似和尚了也師云這裏又作麼生云不可頭上安頭師劃一劃云這裏且置你爲甚麼踏斷天台石橋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漢出去幻寄曰此二尊宿勘僧一人得法身二種光一人得法身三種病若人辨得出許具隻眼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

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

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話

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鷄雖活如

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齋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

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

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

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

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

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

鏃破三關卽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

棒曰且聽个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

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

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

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

心亦須看始得

雪竇顯頌云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个眼方耳必聾捨个



耳方目雙瞽可憐一鏃透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方大文夫先天為心祖天童覺云山堆嶽積來瓦解冰消去則時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瑞州九峰通玄禪師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已尚不見他人何可觀 偽唐乾寧三年二月十七

日晨興戒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惟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

日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二夏師引法華經以明五位語具洞

山五位章中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八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九

六祖下第七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

為仰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

曰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鄂州芭蕉山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示眾曰你有拄杖

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

拄杖下座大為詰云大為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

為即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合後若用不得且還本主天童正覺云你有則

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問賊

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



有一緬破草鞋曰祗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  
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 師謂眾曰我年二十八到  
仰山叅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个漢從孃  
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  
住五載

汝州南院慧顛禪師 亦曰寶應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

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

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 喜妙

曰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復頌云赤肉團邊用得親主實有理各難伸兩個駝子相逢著世上於

今無直人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

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

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

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叅堂

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

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

錯个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

驢撲瞎漢叅堂去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

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

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喫拂

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雪寶

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寶道个瞎且圖雪

始得雪寶為甚麼却道拂子不知來 問僧名甚麼

處妙喜亦道个瞎且圖兩得相見



曰普叅師曰忽遇矢概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

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

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

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

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

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觀

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

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

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雲居

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啐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子若啐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

何必起心作模樣更僧纔叅入方丈以手指云敗

也師乃拈起拄杖度與僧僧纔接師便打雲峰悅云這僧雖然

頭上有光不知脚下似漆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

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

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

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師行

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眾今日

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

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

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眾看這老



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  
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  
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  
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  
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  
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  
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徧天下也 師到鹿門一  
日見楚和尚與僧道話次鹿門下來問楚和尚你終  
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云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  
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師云諸上座你看這兩  
个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師上來云

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麼處敗缺師曰轉  
見病深門云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師云和尚到  
興化時某甲爲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云請舉看師  
遂舉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云五臺來化云還見  
文殊麼和尚便喝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  
作麼和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化至明日教某甲  
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云你看這個僧擔條斷  
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師云今日公  
案恰似與麼時底門云興化當時爲甚無語師曰見  
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  
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叅告衆曰夫叅學龍



象直須子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綽得个語便以爲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僧當初見興化時認得个動轉底見人道一喝兩喝便休以爲佛法也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却成一場笑具圖个甚麼只爲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衆證據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饒你喝得興化老人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欸欸地蘇息起來向你道未有何故如此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在胡喝亂喝作麼真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參學事畢

以州西院思明禪師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个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勸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悟懃云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個道理

首山念云



寶壽和尚第二世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

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翼日辭去

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

方叅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

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闌闌之中浩浩紅

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

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

出語寶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

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

聖云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

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雲峰悅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甚麼却

到這裏驀拈拄杖云甚麼處去也真淨須探騎飛

來棒下寧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

將軍見太平真如須法眼持來付與誰三聖推

僧決眾疑將軍令舉羣夫駭直得盲聲徹四夷

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

長坐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

屬言訖而化

青原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

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籠烟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

進語師曰劒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

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繞禪牀而出師曰  
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澀苦 新到持錫繞師三匝振  
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



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  
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  
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酒失却滿  
船魚 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  
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  
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  
傷鼈怨龜殺活由我僧又問久造玄微如何洞曉師  
曰老僧耳背分明問將來曰快鷄不打籬邊雀師曰  
暗中臨鏡誰辨妍媸曰向上機關如何洞曉師曰何  
必曰休休師曰始解乘舟擬跨劍水 問僧甚處來  
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  
文殊難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雁馬知沙塞  
寒曰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  
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珍重便出師曰雖得一  
場榮別却一雙足 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  
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  
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  
師一日遊山次大衆隨之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  
古人道真如般若同安卽不然時有僧曰古人也好  
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  
恠陶潛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恠月無光曰堦前  
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



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 問僧近離甚處曰太原師

曰太原近日法道如何曰只見雲隨日出水逐波生

不知太原法道如何師曰豈不是離太原乎曰苦苦

師曰不覩海雲色微覺旱雷聲曰以金易鋤憎真愛

假師便歸方丈僧拂袖便出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生吳氏福州人七齡雪峰存禪師

見之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

辭遊方至九峰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由何路出

生死對曰重昏廓闕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揮之曰佛

法不如是師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師理前

語問之曰奴見婢殷勤師於是依止十餘年 問習

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

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

打鼓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

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雪竇頌一

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輓毬爭

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苦者苦諸

方目此為禾山四打鼓又僧問護國澄鶴立枯松時

如何澄云云脚跟下一場懨懨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

澄云日出後一場懨懨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

甚麼處去澄云三門外兩個漢一場懨懨諸方謂之

護國三懨懨又保福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曰和尚

定當看福曰釋迦佛僧曰莫瞞人好福曰却是你瞞

我又問僧曰你名甚麼曰咸澤曰或遇枯涸時如何

曰誰是枯涸者曰我曰和尚莫瞞人好福曰却是你瞞

吉州月錄

卷十九



保福四謾人松菴開舉此三種語云諸人要會麼開  
上座為你頌出頌曰禾山打鼓護國懔懔保福瞞人  
三个骨朵為君  
一言總頌出鎖  
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

月二日令侍者開方丈集大眾曰後來學者未識禾

山即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洪覺範曰石霜言徧界

化曰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九峰言盡  
乾坤是汝當人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啟公

臨化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予觀其父子  
兄弟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

尚佇思可  
悲憐也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一日洛浦問院主去甚麼處來

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

即得汝向後住个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

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

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

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

柰何水曰夾山為甚麼不柰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

路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

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

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

師從此悟入雲峰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悟去猶

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斧斤果然只在這裏諸  
禪德大凡發足遊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真偽帶些

眼筋始得然雖如是賊過後張弓妙喜  
曰雲峰此語亦能瞎人眼亦能開人眼

鄂州桐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



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  
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  
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  
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憇野老不重太平  
年山深肯之喚一盲引  
衆盲悲哉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聞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  
皇天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  
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  
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 後謁夾山山問  
甚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  
之山曰灸瘡癩上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

麼山休去

妙喜曰若不藍田射石  
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師問夾山與麼

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  
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瞞闍黎  
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  
僧舉

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  
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

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

莫受人瞞

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  
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

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  
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鏡清問

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  
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嘗有三僧  
胡形清峭目若流電差肩並足致禮師問曰子從何



來曰天竺來曰何時發曰朝行適至曰得無勞乎曰  
爲法忘勞諦視之足皆不蹈地師令人堂上位安置  
明旦忽焉不見又嘗有村媪來禮師曰汝莫拜急歸  
救取數百物命媪歸見其婦方拾田螺歸媪因亟投  
水中又數家召齋一一同時見師來赴至終闍維有  
巨蛇從樹杪投身火聚及薪盡舍利散飛風動草木  
紛紛而墜師生平神異之蹟不可勝述云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  
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  
去師不契謁巖頭復如前問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  
此有省 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把拄杖向

面前一攔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

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保福問巖頭道與麼與麼不

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師召福福應諾師曰雙明亦  
雙暗福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祗爲看  
不破師曰盡情向汝道了也福曰和尚是把火行山  
師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福曰如何是雙明亦  
雙暗師曰同生亦同死福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福  
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福曰彼此合取狗口僧曰和尚  
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  
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曰如虎帶角後有僧問

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昇洲道一句西  
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



眼相照

師因遊漳州見三平碑云和尚遷化時衆請

韓亡名作喪主韓將一條手巾蓋一面鈔鑼以一口露

刃劒橫放鈔鑼上直到龕前放下云還有人道得麼

若道得某卽作喪主若道不得卽不作喪主道道衆

無對韓便趯却鈔鑼哭云蒼天蒼天先師遠矣師云

噫大竒大竒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這俗漢吞却

也陳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他過時有僧問祇如他與

麼來作麼生祇對師云我當時若在只將三尺布蓋

却頭橫亞一把露刃刀以手揭起孝幕當門而坐看

韓家个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

之須有禮退之須有禮幻寄曰眉毛在也無師住羅山初入

院上堂纔攬衣欲坐卽云珍重便下座良久却回云

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禮拜師云也大苦僧禮

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師便喝出僧問如何是竒特一

句師云道甚麼良久云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委得

若也覲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喃地不消一鑿會麼

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甚麼靈鋒寶劒常

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

也出場定當須是个漢始得機機相副法法無根互

爲賓主雖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鳴我卽

師子吼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

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所以道意中句句中



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  
會意能刻句句能刻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不  
明事理不通只是個無孔鐵椎古人喚作流俗阿師  
似遮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此個門中須是  
個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轉地豈是你清濁可羨  
凡聖能詮有恁麼漢上士相逢如擊石火如爆龜紋  
迅速如風捷辯如電快著精彩一人半人事褫言句  
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易不  
恁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麼生  
大須細意兄弟夫行脚也須帶眼莫被遮般底罩却  
教你直須冥然去須得綿綿去苦哉被遮般底無辜  
枷著有甚麼出期遮個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得麼  
常露現前滔滔地自由自在未曾有一法解蓋得伊  
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撥著便露觸著便轉轉地  
蓋聲蓋色展卽周流無滯常露目前豈是兀兀底出  
則無無不是入則個個歸源聲前迴迴地豈墮有無  
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千聲  
前一思大家具知這個作麼生會尋常道聲前有路  
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毫不透如隔鐵圍  
奇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會目前生死意句  
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機鋒亦是今  
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露真詮須知已有





原件短缺



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難措手若也未得  
 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顯還見伊面孔麼  
 遮裏尋常道面門一思常時無間諸人還得恁麼也  
 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倮倮地不與萬法為鄰一  
 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  
 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得本智現前本地  
 風光常露倮倮地自由自在出入無滯方可違時乃  
 至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有蹤不是泯形實  
 去兄弟透頂透底始得莫只遮邊那邊連得些子言  
 句到處插語指東畫西舉古舉今遮般底椎殺一萬  
 个有甚麼罪過明朝後日錮銘人家男女打汝鬼骨

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麼生師

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

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三世諸佛向甚麼處聽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侍雪

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个無縫塔

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

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麼生師

曰七尺八尺 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

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鑪曰火鑪闊多少峰

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 與雪峰

夾籬次師問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峰曰有師曰如

何是夾籬處佛法峰撼籬一下師曰某甲不與麼峰



日子又作麼生師曰穿過箴頭來 師辭雪峰云啓

和尚人人自由自在某甲如今下山去峰云是誰與

麼道師云是和尚與麼道峰云汝作麼生師云不自

由自在峰云知 雪峰謂師曰有个南際長老問無

有答不得者際一日到雪峰峰令訪師師曰古人道

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

師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 大瀉真如舉此云

恁麼舉不得動著何故如 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

拜著因我得禮汝 徑山杲頌云夫子不識字達磨不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 雲門云

人被語脉裏轉却僧隨問門如何是學人自己門

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師

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

生師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

甲為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閩王送荔枝

與師師拈起示衆云這個荔枝得恁麼紅這個荔枝

得恁麼赤諸人作麼生會若道得一色猶是儻侗若

道是衆色又落斷常諸人作麼生有僧出云不可不

識荔枝師自代云只是荔枝 智證傳曰夫以言逐言

非能見道楞伽經曰如楔出楔如玄沙嘗曰學者當

用處不換機而雖老於叢林者亦莫識此語可歎也

玄沙嘗食荔枝問衆曰這個荔枝得與麼紅這個得

是衆色只成个斷常你諸人且作麼生若道一色又是儻侗若道



曰都來只是一色玄沙曰總與麼能侗有什麼了時  
乃回顧問皎然汝作麼生道皎然曰不可不識荔枝  
玄沙曰只是荔枝又曰汝諸人如許多時在我這裏  
總與麼說話不辨緇素不識吉凶我比來向汝道用  
處不換機因什麼只管對話有什麼交涉道嚙禪師  
曰先聖憫汝顛倒馳逐將一句子解落汝知是般事  
掉放閑處自著些筋力却於機語上答 師與韋監  
出話頭將作禪道非惟自賺亦乃賺他

軍茶話次軍云占波國人語話稍難辨何況五天梵

語還有人辨得麼師提起托子云識得這個即辨得

雲門舉云玄沙何用繁詞又云適來道甚麼 師一日見三人新到自去

打普請鼓三下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自去打

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師云新到輕欺和

尚師云打鐘集眾勘過大眾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

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

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

勘新到師云我與你勘了也 普請斫柴次見一虎

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

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

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 妙喜代云也知和尚

與人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 保寧勇頌猛虎當塗

獨振威爪牙真个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拾

來良 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

州取曹山幾里韋指旁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

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

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

此僧却具慙愧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



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

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黃龍新云奇怪諸禪德扶豎宗乘須是小塘長老始得玄沙何故道料掉沒交涉我即不然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沙界雪峰打鼓這裏為甚

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 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

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

見這個法師曰澗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

在大瀉詰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

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 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

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橡子拾食來這

裏雀兒放糞 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

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

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 師

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

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

過同安顯別云 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為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為塵敢保沒閑人 東禪齊云只如玄沙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

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

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

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 問承和尚有言

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

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

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



作活計 師因雪峰遷化為喪主三朝集衆煎茶次  
 師於靈前拈起一隻盞云問大衆先師在日從你道  
 如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則先師無過若道不得則  
 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皆無對師遂  
 撲破盞子歸院後問中塔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甚  
 麼過師便面壁塔便出去師復召塔塔回首師問你  
 作麼生會塔便面壁師休去 上堂衆集遂將拄杖  
 一時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  
 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翠巖芝云大小  
 玄沙前不到村  
 後不至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 道吾真云大  
 小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即不然玄沙與侍者一  
 人具一  
 隻眼 師云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

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

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可見患聾者語

言三昧他又不可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

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

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

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

慙媿便歸方丈 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  
 又一僧曰非惟瞞他兼亦自瞞 法

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使會三種病人  
 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

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  
 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有僧請益雲門

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  
 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



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瘧僧于  
 是有省 園悟勸舉此乃舉五祖演上堂云一人說  
 得却不會一人不會却說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  
 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為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  
 辨得纔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也猶  
 自不省討甚麼碗出去且莫作盲聾瘖瘖會好 雪  
 竇舉此便喝云這盲聾瘖瘖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  
 如今有底或拈槌豎拂他又不管教伊近前他又  
 來問會麼他又應諸方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柰  
 何汝這一隊驢漢又堪作什麼以拄杖一時趁散  
 雪竇頌盲聾瘖瘖杏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  
 婁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窻下葉落  
 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也無無孔鐵椎 妙喜拈云  
 這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  
 鞋始得 妙喜頌玄沙三種病人語透過雲門  
 六不收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為讐 師

見亡僧謂眾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  
 頂後相學者多溟滓其語 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  
 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為有奇特去處為當

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為汝證明是非我  
 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謂是汝既到這裏  
 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合識得  
 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  
 麼肯恁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恁  
 麼人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  
 只道此事惟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  
 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叅汝道叅阿誰會麼大不容易  
 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莫能覲汝  
 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彌髻前認他鑑照不可是  
 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个不是世



問法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  
何處有遮个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  
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語豈况  
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  
我今問汝只如巔山巖崖迴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  
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  
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覲得不妨出得  
陰界脫汝髑髏前意想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卽且置  
只如活人背後底是个甚麼  
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别有一法解蓋覆汝  
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 上堂佛道  
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

三際故不可升沈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  
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  
收顛預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  
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  
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徃來機不住中  
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  
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  
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  
寂寂常的的日赫燄裏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  
爍乾坤迴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  
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



涉塵泥个中纖毫道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前句後

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僧寶傳作

一句當機八萬法門生死路絕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

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岼頭事道人行

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

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

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

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

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于毗邪

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現

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

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

少今時人不悟个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

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歛

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

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

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

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戶句句現前不得商

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个出家兒畢

竟無蹤跡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

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

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



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談  
鑪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  
真解脫道不强爲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  
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  
珍重 又示衆夫古佛真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  
處流輝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惟  
先契本明心方爲究竟森羅萬象一體同源廓爾無  
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致  
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真宗執有滯空不遇良朋道  
友只自於疑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  
理地不辨正邪况平生自己未曾撈攬若乃先賢古

德便自知時克已推功菴巖石室古德云情存聖量  
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  
坐不卧住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  
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凝神寂靜閉目藏睛灰身  
滅智劫數滿後不免輪迴盖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  
不破夫出家兒卽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莫非真實  
明達具大知見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像  
如今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  
何不與麼會去若無這個田地時中爭柰諸般滲漏  
何總成虛妄阿那个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  
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



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  
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由分如今  
却不如他無情之物敷衍分明土木石頭說法非常  
真實只是少人能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且道無情  
說底法作麼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無說也無  
視無聽也不可道無問而自說稱讚所行道不見善  
財童子參五十三人知識未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  
入門纔入門後其門自閉於樓閣中覩百千諸佛過  
去捨身受身所參一百二十人知識化境於樓閣中  
一時俱現爲其證明善財疑心頓息大凡三條椽下  
具遮个真實發明即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  
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且阿誰知他一切諸法都無  
實體至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猶如話月古德云善  
惡都莫思量猶如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脫菩薩涅槃  
聖德聖果竝如空花兔角不見道却來觀世間猶  
如夢中事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  
只爲違真棄本厭離凡情忻心聖道作此見知不出  
他限量拋他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  
得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  
達今生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却  
誰能累劫受餘殃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



當得个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現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讚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

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

自急急究取未必

應作可

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

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功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



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  
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  
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  
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  
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  
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鍊行如今  
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  
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  
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卽  
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  
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  
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况如今誰  
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  
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  
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  
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便搖  
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  
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  
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  
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  
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個喚作認賊爲子是  
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道昭昭



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  
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  
者真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  
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  
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  
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  
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  
麼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  
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  
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  
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  
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  
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  
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  
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  
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譎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  
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  
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  
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  
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  
他王此字疑誤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  
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慙



媿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  
去道是安樂未在此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  
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  
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  
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耙銜  
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  
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  
汝有這個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  
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 問從上宗乘如  
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  
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  
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  
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个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  
麼祇如有過無過惟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  
出頭來耳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  
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構得可中  
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  
方便祇如靈山會有百萬衆惟有迦葉一人親聞  
餘皆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  
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  
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知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  
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



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入舉  
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椎相似一時亡鋒  
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  
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  
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 上堂曰太虛  
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現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覷  
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省不得便是瞌睡漢若明  
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  
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  
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惟助初學誠信之門還  
會麼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  
是外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  
狂應是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  
浮沉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  
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  
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  
要徹卽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  
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麼 又云若的  
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  
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  
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  
肩 又云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



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  
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閒何處別有人爲汝了  
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  
著處自息諸緣去 又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  
蟲刀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麼恰  
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  
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  
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  
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  
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憎  
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  
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  
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何不急究取 師疾大  
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失宗乃示綱  
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  
更無他故祇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王  
所爲全成不動智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  
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  
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  
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  
明後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  
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



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墮平懷之見  
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迴因就果不著平常一  
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投機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  
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欲愛見之境方便喚作頓  
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  
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  
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  
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  
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

幻寄曰沙

謂迦葉親聞猶如話月而確然示人以此三句遂與古塔主抗軛其然豈其然乎洪公好奇誇博事未必盡實多此類矣  
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

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个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  
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又曰玄沙遊徑別時人切  
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  
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梁開平二年戊辰  
十二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師狀短小然精神可掬  
聽法座下者盈七百閱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四夏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初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  
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不契參雪峰舉前語峰曰  
汝豈不是蘇州人師曰某甲豈不知是蘇州人峰見  
玄沙舉此沙曰恐他因緣不在和尚處教伊下來某  
向他說師到玄沙處舉前話沙曰你是稜道者作麼



生不會師曰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沙曰只是稜道者不可外覓師曰和尚作麼生與麼說其名不可不識乞和尚說道理沙曰你是兩浙人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師曰實不會乞和尚說破沙曰我豈不是向你說也師曰某甲特地來乞和尚爲說莫與麼相弄沙曰你聞鼓聲也無師曰某不可不識鼓聲也沙曰若聞鼓聲只是你師曰不會沙曰且喫粥去了便來師喫粥了便上曰乞和尚說破沙曰不是喫粥了也師曰乞和尚說破莫相弄某甲且辭歸去沙曰你來時從那裏路來師曰大目路來沙曰你去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

十年坐破七个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叅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曬麥自此酬問未嘗爽于玄旨 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



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 師

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祇這個便是

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若

無此語可謂師在西院問說上座曰這裏有象骨

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甚麼不到曰自有本

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說乃提起衲衣

角師曰為當祇這個別更有曰上座見个甚麼師曰

何得龍頭蛇尾 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

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

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

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 問如何得不疑不

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

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

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

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

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

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雪峰問云吾見瀉山問仰

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

道仰山意作麼生師云若問諸聖出沒處與麼道即

不可峰云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師云但



道錯峰云是汝不錯師云何異於錯 上堂撞著道

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

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

慙媿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 上堂總似今

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玄覺云恁  
麼道是相

見語不是  
相見語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年十五禮雪峰為受業師遊吳

楚間後歸執侍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峰

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

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

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

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

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雪竇頌云頭兮第  
一第二臥龍不鑿

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  
三月禹門遭點額 圓悟勸云如今人不去他古人

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應用所以  
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

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  
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

得聞有甚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甚麼  
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因舉

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

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

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

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

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



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 僧問雪峰生平有

何言句得似羶羊挂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

不得雪竇顯云一千五百  
个布衲保福較些子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

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為甚麼不見且道佛法

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為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

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

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个甚麼 將化示微疾僧入丈

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

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又謂眾曰吾旬日來氣

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

是住即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

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宴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

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題壁

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

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講

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

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

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

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

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峰知其緣熟

忽起搗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舉



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峰  
審其懸解撫而印之 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

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欸欸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  
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慶曰穩便將取去 師問保

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  
曰莫是非好 師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

僧問承和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尸學  
人是死尸如何是劍師云拖出這死尸僧應諾歸衣

鉢下結束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座云  
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二十棒

雪竇云諸方老宿盡  
道鼓山失却一隻眼  
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如此若子細點檢  
將來未免一坑埋却 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

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  
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 師有偈曰直

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  
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

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  
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

趁出院 問東使只如仰山祇對馮山於面前與一  
畫意作麼生東使云作家麼師云兄真个與麼作麼

生東使云日可冷月可熱被師攔曾與一托 清源  
王太尉問安國了院主云劫火洞然向甚麼處迴避

院主云這裏迴避太尉不肯自代云不迴避進云爲  
什麼不迴避太尉云他不出頭迴避什麼師云什麼



處見他道不出頭 師因與清源王太尉說話云但  
是世間一切雜學底事盡是網太尉云只如今還網  
得也無師云太尉咏太尉乃展手云卽今有什麼師  
云只這一網亦不少 太尉舉南陽喚侍者事趙州  
云如空中書字雖然不成而文彩已彰師云只如與  
麼道是宗國師不宗國師太尉云宗與不宗俱是彰  
也師云只如趙州意旨作麼生太尉云不孤負趙州  
師云此是句也趙州意作麼生太尉云作麼師云彰  
也趙州意作麼生太尉無對

龍華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  
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妙喜曰自  
起自倒問

未剖已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卽不可  
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關黎失口  
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

明州翠巖令叅永明禪師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

看翠巖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  
保福

竭力禍出私門 雪竇頌云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  
字相酬失錢遭罪潦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  
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真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園悟勲拈云人多錯會道白曰青天說無向當話無  
事生事夏未先自說過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  
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  
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圖个甚麼到這裏見得  
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手段如今  
人問著便向言句下齧嚼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裏  
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聲訛著著有出  
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奇特雲門保  
福長慶三人啞啞地與他酬唱作甚麼保福云作賊



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道保福  
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念則  
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巖脚跟長  
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巖脚跟轉以道生也  
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  
身處我且問你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  
剛王寶劍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  
是非方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  
是難參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  
三句看他古人臨機唱酬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  
下句底樣子他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  
裏且道在什麼處也須子細自參始得又拈雪竇頌  
云雪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巖眉毛在麼有什  
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  
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著一言  
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師子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个示衆  
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爲人  
意在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關字相  
酬失錢遭罪這个意如何直饒是具透關底眼到這  
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巖失錢遭罪是雪竇失  
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

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  
是抑什麼處是揚什麼處是揚揚翠巖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  
麼來雪竇道却是賊切忌隨他語脈轉却到這裏須  
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巖大似白圭相似  
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雪竇有大  
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末後却方道長慶相諧  
眉毛生也且道生也  
在什麼處急著眼看

越州鏡清寺道忞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茹葷

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即嗚噓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

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峰峰問甚處人曰温州人峰

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

麼處人峰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

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

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禮謝峰曰更



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峰曰祇  
 恁麼為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即得峰曰於汝作  
 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峰謂眾曰堂堂密密地師出  
 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  
 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  
 恁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峰曰我向前雖  
 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  
 已峰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眾時謂之  
 小恁布衲普請次雪峰舉瀉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  
 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為甚麼事峰曰雖然如此要  
 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知道恁鈕地去師再參雪

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甚麼處逢見達磨  
 師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  
 粘膩好峰便休 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  
 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  
 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  
 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 師因僧問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  
 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

利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寬曰無曰日  
 利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為甚却無寬曰張公喫酒  
 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寬曰明教今日失利  
 佛鑑懃頌云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  
 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  
 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郎當還如雪上更



加霜歲寒孫贖收却  
劍釣魚船上謝三郎

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

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恠笑師曰也是草裏漢

雪竇頌云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剥子母不相知是誰同

師

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

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叅爭知與麼

師曰失錢遭罪 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

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

退雪竇云死水裏浸却有甚用處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禱伊麼

師曰無曰莫是不成禱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

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雪竇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

這僧相見是甚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十棒

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

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鑿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

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

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

饒伊恁麼也未作家 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

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

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

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問僧門外

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曰和尚

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

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報恩懷嶽禪師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



諸人惟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安國弘瑫禪師叅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擒住曰盡乾坤是个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惟弘瑫不得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柰背後許多師僧何 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梅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祇爲喚這個作拳頭

長生山皎然禪師久依雪峰一日與僧斫樹次峰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峰打一拄杖而去 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峰便踏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踏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 雪峰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云放某甲過有个道處沙云放你過作麼生道師默然沙云教誰委師云和尚不委沙云情



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師休去

越山師彙禪師初叅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忽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峰峰然之 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銷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而逝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

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旣然如是禪德當爲代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



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入嶺初至雪峰解院憇錫因分

涉不易擔負將來師曰杻子杻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眾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雪竇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老一覷便高豎降旗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

杻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雪竇云果然雲門因僧問作麼生是觸杻處

門便打雪竇云打得百千萬個有甚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且道孚上座具甚麼

眼雲居舜云大小雪峰被孚上座惑亂一上只這孚上座也是擔枷過狀雪竇宗云只知其一不知

其二殊不知雪峰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逞盡平生見解也只在雪峰圍積裏幻寄曰一翳在目

空花亂墜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

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

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眾僧晚叅峰在中庭臥

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

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

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

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一日玄沙上問

訊雪峰峰曰此間有个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

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



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  
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

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妙喜曰又勘破一个保福簽瓜

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

片師接得便去 師到投子子云久嚮太原孚上座

莫便是麼師作掌勢子云老僧招得師便出子云且

聽諸方斷看師却回首子便打 鼓山問父母未生

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

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

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

師一拳 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

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

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

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

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

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

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

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徑山果云

衆中商量道甚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他

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

批判非惟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妹不知孚上座

正是 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懣懣而歸

却向雪峰處拔本大似屋裏取揚州若非雪峰有大

後歸維揚



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大  
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  
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  
便乃脫去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十九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

六祖下第七世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

曹洞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

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子

師曰落在金峰窩裏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

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

始捉著个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

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

老婆心上堂事存函盖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

得麼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



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 僧侍次  
師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曰請和尚舉師  
豎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  
師曰雪上更加霜 師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  
去師曰恰共昨日那師僧見解不別僧遂回曰昨日  
僧道甚麼師曰恰與麼問曰知道金峰有眼師曰金  
峰且置你今日何處喫飯曰通著卽不中師曰與麼  
則無來處也曰老婆心堪作恁麼師曰金峰問僧不  
會弱他就中闍黎無話處曰豈是分外師曰小慈妨  
大慈 師問僧發足甚處曰趙州師曰趙州法嗣何  
人曰南泉師曰你何曾離趙州曰未審和尚尊意何  
如師曰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曰今日蒙和尚  
慈悲某甲未會請和尚指示師曰若到別處莫道後  
語是金峰底曰爲甚如此曰恐辱他趙州 師一日  
上堂喫胡餅次乃拈一个從上座板頭轉一匝大衆  
見一一合掌師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至  
晚間有僧請益曰今日和尚行胡餅見衆僧合掌曰  
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以手  
作拈餅勢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峰也始道得一半  
處州廣利容禪師因僧到師乃豎拂子云貞溪老漢還  
具眼麼僧云某甲不敢見人過師云老僧死在闍黎  
手裏僧以手指胷便出去師云闍黎叅見先師來至



晚請喫茶了僧拈起盞子云這個是諸佛出世邊事  
作麼生是未出世邊事師以手撥却盞云到闍黎死  
在老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師云無故惑亂  
師僧僧遂起謝茶師云特謝闍黎相訪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  
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  
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 新  
到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  
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  
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  
已露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  
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  
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  
曰珠在甚麼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時年始十三後  
四年叅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  
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  
相見師未陞塔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  
在甚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顛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  
五鬼臨身師擬上塔山曰三道寶塔從何而上師曰  
三道寶塔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  
乃上塔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



山曰何不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  
麼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  
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  
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麼  
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麼  
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  
師曰未審明窻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窻解語卽向  
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麼處師出應  
諾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麼處師曰天台國清  
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  
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

秋意作麼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祇是撐船漢終歸不  
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  
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  
卽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甌  
茶三五盃意在鑊頭邊山曰甌有傾茶勢籃中幾個  
甌師曰甌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  
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縫死蛇莫打殺  
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  
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  
仰歎

池州嵇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



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  
麼處子曰可惜一碗茶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  
頭麼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朱溪謙禪師韶國師到叅次聞犬齧靈鼠聲韶問是甚  
麼聲曰犬齧靈鼠聲韶曰既是靈鼠爲何却被犬齧  
曰齧殺也韶曰好个犬師便打韶曰莫打某甲話在  
師休去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初造雲居謁膺公膺公與語連  
三日大竒之而誠令刻苦事衆於是師躬操井臼司  
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  
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

峰時受服役既來雲居神亦隨至舍於枯樹之下而  
樹茂號安樂樹神屬膺公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  
嗣膺公曰堂中簡主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當簡  
擇堪說法者僉屬意第二座而姑請師意師必辭也  
師既夙受記荊無所辭遂卽攝衆演法主事大沮師  
察知之一夕遯去其夕安樂樹神號泣詰旦衆追至  
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問路  
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麼闍黎偏  
逢 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閒却七間僧堂不宿  
阿誰教汝孤峰獨宿 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  
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



海迴絕孤危似汝閨閣中軟煖麼

洪覺範曰大陽明安嘗疏藥山之語

曰高高山上標不出深深海底藏不沒其兒孫遵承之以為妙得其旨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真虎踞地而

吼百獸震恐乃悟明安所蓋裴旻之虎也予為作偈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道人行立處塵世有

誰爭無間功不立渠儂尊貴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

生酬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薩師曰問這赤頭漢作麼

越高菴悟云這個便是超宗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諸人還明得麼乃頌云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壽八十餘無疾而化

護國守澄禪師在湖南報慈一日慈升堂有演化禪人

出問云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誰無參退首座問云

汝適來問和尚話還會麼化云不會座云和尚恁麼

慈悲汝為甚麼不會真如佛性誰無乃至六道四生

悉皆具足化云感首座為某說破師不覺齧齒云這

漢自家無眼更瞎他人却召化問首座適來說个什

麼化云某甲當初不會得他指示具如前說師云佛

法不是這個道理汝不信問取堂頭和尚化遂去堂

上具說前解以求印證慈亦云佛法不是這個道理

化云適來問淨果大師他亦不肯教來問和尚望慈

悲決破慈云你却去問取他化乃過師處作禮云和

尚令某甲來請益師云汝但問來化乃問如何是真



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旣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况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置講課欲捐身水中以飼鱗甲之類事已將行值禪者策發乃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叅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叅第一座座曰適來祇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師示滅塔於本山肉身至今如生

伏龍山奉璘禪師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旣是善知識爲甚麼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襄州石門獻蘊禪師問青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會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會見林曰旣不會見爭知不受栽師曰止爲不會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



如是 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 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怨君殘壽速歸丘 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個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 般若寺被焚有人問曰旣是般若若爲甚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得法白水事之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温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師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旋視瘡痂亦皆異香也梁開平五年忽欲至圭峰山行翛然深往坐巖石間如嘗寢處顧見磨衲數珠銅瓶椀笠藏石壁間觸之卽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峰間遂名曰重雲虎豹隱去有龍湫威靈不可犯師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



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  
墻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  
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  
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  
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  
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  
妨礙乃跣趺而化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姪七歲遊慧  
照寺忽求出家孜不許師卽絕飲食不可奪遂許之  
後印心白水至江陵騰騰和尚語之曰汝往天台尋  
靜而棲遇安而止又值憨憨和尚語之曰汝却後四

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  
師入台則居靜安鄉之福唐院天祐三年錢尚父禮  
延師至府大尊隆白法騰騰憨憨之記悉符云上  
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  
不叅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个去處然  
諸方終無異說祇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  
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  
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  
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恠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  
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  
心力麼汝今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



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 天成二年丁亥四月師  
入府辭尚父囑以護法刻期順寂

報慈藏嶼禪師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  
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个甚麼師曰這個稍  
郎子未遇人在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

雲門

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

髮稟具於毗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已事未明  
往叅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  
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  
門一見便閉卻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

門師乃撥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  
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  
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  
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  
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  
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  
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臂把  
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  
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  
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  
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



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温研積稔密以宗

印授焉

園悟碧巖集云師承睦州旨往見雪峰一到便出眾問曰如何是佛峰云莫寐語師便禮

拜一住三年雪峰一日問子見處如何師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僧寶傳謁雪峰方堆梳坐為眾說法師犯眾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峰曰因甚到與麼師以手自拭其目趨去峰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師以拄杖攬出又自驚慄自是輩流改觀三錄載師見雪峰事其不同若此因并錄以備考

師在雪峰僧問峰如何是

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峰云蒼天蒼天僧不會遂

問師蒼天意旨如何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云不會

師云更奉三尺竹峰聞喜云我常疑个布衲 師出

嶺徧謁諸方 師行脚時見一座主舉在天台國清

寺齋時雪峰拈鉢孟問某道得卽與你鉢孟某云此

是化佛邊事峰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某云不會峰

云你問我與你道某始禮拜峰便踏倒某得七年方

見師云是你得七年方見曰是師曰更與七年始得

師在浙中蘊和尚會裏一日因喫茶次舉蘊和尚

垂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麼生有旁

僧云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

得師拍手一下蘊乃舉頭師云猶欠一著在蘊云我

到這裏却不會 師到洞巖巖問作甚麼來師曰親

近來巖曰亂走作麼師曰暫時不在巖曰知過卽得

師曰亂走作麼 到疎山仁仁問得力處道將一句

來師曰請高聲問山卽高聲問師笑曰今早喫粥麼



山曰喫粥師曰亂叫喚作麼 到臥龍問明已底人

還見有已麼龍曰不見有已始明得已又問長連牀

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是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

機龍曰緊峭草鞋妙喜曰騎賊馬趕賊 到歸宗僧

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宗云兩兩三三僧云不會宗

云三三兩兩師却問僧歸宗意旨如何僧云全體與

麼來師云上座曾到潭州龍牙麼云曾到師云打野

糲漢 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

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 到

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

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

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

此住頭白齒黃作這个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

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

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

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到江州

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

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

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

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个是文字語言作麼生

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

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為對妄想作



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柰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後抵靈樹冥符知聖接首座之記初知聖在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悟道也一日令衆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而師至樹曰奉遲久矣卽延師爲首座俄廣主劉欲舉兵躬入院請樹決臧否樹已先知怡然坐化主問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

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樹旨遂寢兵請師繼樹開法未幾遷雲門光泰寺 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師以拄杖空中敲云阿哪阿哪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師云這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師以足跛常把拄杖行見衆方普請舉拄杖曰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爲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只管喫飯扃矢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叅禪問道我且問汝諸方叅得底事作麼生



試舉看於是不得已自誦三平偈曰卽此見聞非見  
聞回視僧曰喚什麼作見聞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  
謂僧曰有甚麼口頭聲色又曰个中若了全無事謂  
僧曰有什麼事又曰體用何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  
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  
見道一切智智清淨 聞擊齋鼓曰鼓聲敲破我七  
條乃指僧曰抱取猫兒來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  
衆無對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尋常道一切聲是佛聲  
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个法身在作个佛法知見  
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

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徑山杲頌  
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沒柰何一箭雙鵬隨手

落拈來元  
是柵中鵝 至僧堂中僧爭起迎師立而語曰石頭

道回互不回互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回互師以手指

曰這個是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回互曰汝喚什麼作

板頭 問新到你諸方行脚道我知有與我拈三千

大千世界來眼睫上著僧云喏師云錢塘爲甚麼去

國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云者掠虛漢 問首座

乾坤大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一切物命

蛾蟬蟻子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你爲什麼干戈相待

問古人道知有極則事如何是極則事師云爭柰

在老僧手裏何進云某甲問極則事師便棒云咩咩

正當撥破便道請益這般底到處但知亂統近前來



我問你尋常在長連牀上商量向上向下超佛越祖  
你道水牯牛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僧云適來已  
有人問了也師云這個是長連牀上學得底不要有  
便言有無便言無僧云若有更披毛帶角作麼師云  
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又云來來我更問你諸人橫  
擔拄杖道我叅禪學道便覓个超佛越祖底道理我  
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屙矢送尿至於茆坑裏  
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道理麼道  
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 問如何  
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卽不難作麼生會  
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卽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

與麼與麼師曰這個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  
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師又云法身喫飯幻化空  
身卽法身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噉

空若約檢點來將謂合有與麼說話

妙喜曰龍頭蛇尾得人憎法身

喫飯以空噉空喫作無得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示衆云燈籠是你自己

把鉢盂噉飯飯不是你自己有僧便問飯是自己時  
如何師云這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復云來來不是你  
道飯是自己云是師云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妙喜云用

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舉座主就華嚴講請翠巖齋巖云山

僧有个問座主若道得卽齋巖便拈起胡餅云還具  
法身麼主云具法身巖云與麼則喫法身也主無語



本講座主代云有什麼過巖不肯東使云喏喏師代  
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

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  
地似有个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

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  
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

甚麼氣息亦是病

妙喜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

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點檢得出許  
你具擇法眼若點檢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叅妙喜  
又曰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為極致而雲門反  
以為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  
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

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

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厨庫

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圓悟勲云如今人纔聞舉著  
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

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鈎頭意莫  
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  
忘得失淨裸裸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  
門云日裡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  
到處則固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叅同契  
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觀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  
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个什麼所以道心華發明照  
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  
何物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个中  
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  
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  
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  
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  
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  
孤明為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 拈拄杖曰凡  
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  
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



不得動著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

悟

云且道雲門為是答他話為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又云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

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

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問是

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

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

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曾師曰你問我

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

然失目

白雲端云這僧失却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然如是家住川西黃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這僧失雙目入地獄如箭射東禪觀云這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明後

結

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

何師曰燭

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

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

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

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

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

問承古有言了

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不

了師曰確

問新到甚麼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

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為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

師曰一任踣跳僧無對

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空

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

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卽



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問一口吞盡時如何曰我在  
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  
來 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  
旨如何順曰拂前覓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舉  
問僧你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  
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茅來師曰刈得幾個祖師  
曰三百个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  
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問僧甚處來  
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  
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 問僧甚麼  
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謔我曰某甲實禮塔來師曰五

戒也不持 問僧看什麼經僧云瑜珈論師云義墮  
也僧云甚麼處義墮師云自領出去 問僧看甚麼  
經其僧却指旁僧云和尚問何不祇對師云露柱爲  
甚麼倒退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云學語之流代  
云洎合不識勢 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  
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  
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  
時如何師曰藏身一句作麼生道僧便禮拜師曰放  
過一著置將一問來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蟆 師問  
明教今日喫得幾個胡餅曰五个師曰露柱喫得幾  
个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師齋次拈起匙筯云我



不供養南僧祇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為甚麼不供養南僧師云我要鈍置伊云為甚麼祇供養北僧師云一箭兩垛有僧問祇如前意如何師云好即同榮

師見新到云雪峰和尚道開却路達磨來也我問你

作麼生僧云築著和尚鼻孔師云地神惡發把須彌

山一擗踣跳上梵天授破帝釋鼻孔你為甚麼向鼻

孔裏藏身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築著老僧鼻孔

又作麼生僧無對師云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代云

邏邏哩

妙喜曰擔一擔懂換得一擔骨董無星秤子秤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

何用你若道得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

師見飯頭云汝是飯頭麼云

是師云顆裏有幾米米裏有幾顆頭無對代云某甲

瞻星望月

問聖僧為甚麼被大蟲齧師云與天下

人作榜樣

王太傅問北院古人道普現色身徧行

三昧佛法為甚麼不到北俱盧洲院云祇為徧行所

以不到師云如法置一問來 韋監軍見帳子畫牛

牴樹問僧牛牴樹樹牴牛僧無對師代云歸依佛法

僧 師坐次有僧非時上來師云作甚麼僧云請益

師云你有什麼疑僧云某甲曾問和尚一宿覺搬柴

柴搬一宿覺師乃敲椅子三下云你作麼生會僧云

一切臨時師乃揜拳云我與你相撲一交得麼僧無

對次日僧再上值師漱盥次師乃將水碗過與僧云

送去厨下著其僧送去了却來師見來乃從後門出



去其僧云比來請益祇得一口碗 問僧甚處來曰  
搬柴來師曰搬得多少轉一宿覺曰二十轉師曰你  
為甚麼打落當門齒僧無對師便打曰學語之流自  
代曰也知和尚佛法身心又代前語曰搬柴早是辛  
苦 因供養羅漢問僧今夜供養羅漢你道羅漢還  
來也無僧無對師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換水添香  
僧云與麼即來也師云有什麼饅頭餛子速下來  
問僧甚處來云涅槃堂師云亡僧還喫飯麼僧云不  
喫師云活人還喫飯麼無對 師入京朝覲歸至大  
橋山門煎茶迎師師喫茶果次僧侍立師語二叅隨  
僧云是你京中無可喫乃拈一椽果子與一僧其僧

接得便去又語一僧云我不與你僧無對師云那裏  
也有也其僧又無對別有僧出云某甲今日也隨和  
尚來請一分得麼師云噯僧云某甲罪過觸忤和尚  
師云我也不能唾得你僧無對師代前語云也知果  
子少兩人共一椽代後語云某甲更是 一日行次  
一僧隨後行師豎起拳云如許大栗子喫得幾個僧  
云和尚莫錯師云是你錯僧云莫壓良為賤師云靜  
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

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雪竇頌云花藥欄莫  
顛頂星在秤兮不在

盤便恁麼太無端  
金毛師子大家看

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

說

雪竇頌云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椎重下楔閻浮  
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



一 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

說雪竇頌云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為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

裏 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雪竇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个个無視長者子

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 問如何

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圓悟別云一不立 雪竇頌一

少林漫說付神光卷衣又說歸西竺 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 問如何是超

佛越祖之談師曰胡餅 問如何是佛師曰乾矢橛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 問不

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問如何是透法

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白雲端頌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

人富貴等閑不柰幞頭何 廬山玉礪林禪師頌北

斗藏身為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

直至如今漫度量後五祖戒見林問作偈之意林舉

目視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直一錢公亦當無兩

目遂去林竟如所言而戒暮年亦失一目洪覺範曰

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疑悞後生者亦可少戒中

峰廣拈玉礪因緣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礪頌不出

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叉手暮年各損其目也

是好采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閑學解

埋沒祖師心幻寄曰一盞長明燈中峰吹殺了

裏說禪三十三天有個人出來喚云咩咩特舍兒擔

上堂拈起拂子云這裏得个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

裏說禪三十三天有個人出來喚云咩咩特舍兒擔

柳過狀妙喜曰這老漢克由耐耐 師云十五日已

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好日雪竇頌去却一拈却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煙幕幕

空生巖畔花狼藉彈指堪悲 師云古佛與露柱相

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交是第幾機僧問意旨如何師云一條縑三十文買

復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僧又問一條縑三

十文買如何師云打與雪竇頌南山雲北山下雨四七二三面相觀新羅國裏曾上

堂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師以乾祐元年七月

十五赴廣主召至府留止供養九月甲子乃還山謂

衆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麼

生衆莫能對師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喫麵多僧來

叅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襪裏汝

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

力妙喜曰西天斬頭截示衆古德道藥病相治盡

大地是藥那個是你自己乃曰遇賤即貴僧曰乞師

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僧接得拗作

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雪竇頌盡大地是藥那個是你

自己云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塗自寥廓錯錯鼻孔撩天亦穿却上堂衆

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

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

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

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塞却

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波共新

羅鬪額妙喜曰是大神呪是無上呪是無

雲門麼不見道三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

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雪竇頌云看看古峴

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

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

祇是饅頭 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鉢兩不涉世緣作

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

智證傳雲門宗有三句謂

天中函蓋目機鉢兩不涉世緣又云以此三句爲示者解釋秦時輾轆鑽之詞也法華經曰得一切語言三昧而大智論曰善人音聲陀羅尼以此也幻寄曰癡兒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諸和尚

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

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

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

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 上堂平

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

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上

堂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

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示衆曰

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中夜教取个物來未曾到處

作麼生取代云瞞却多少人 示衆迷已底人觸途

俱滯悟本底人爲甚麼有四大見代云益州附子建

州薑 示衆從上祖師三世諸佛說法山河大地草

木爲甚麼不省去代云新到行人事 示衆既知來

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代云某甲今日不著便

杲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卽不然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驚蛇



示眾布幔天網打龍布絲網撈蝦搥蜆你道螺蚌落在甚麼處代云具眼 示眾折半裂三針筒鼻孔在

甚麼處為我一拈出來看代云上中下妙喜云倚門傍戶弄

精魂示眾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 示眾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且道自

已在一乘法裏一乘法外代云入妙喜曰特一場愁 示眾

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踔跳要識

祖師眼睛麼在你脚下又曰這個是祭鬼神茶飯然

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妙喜曰不見道留惑潤生時有僧在旁咳嗽一聲妙喜曰

老漢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便打 僧舉灌溪上堂十方無壁落四

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

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

舉那日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

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

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

漢 師云古來老宿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隨

語識人若是出草之談即無與麼若與麼便有重話

會語不見仰山和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山

云曾遊五老峰麼曰不曾仰云闍黎不曾遊山此即

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瀉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

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慎唇吻未審後人若為話會然水母無目求食須假於蝦 雪竇頌出草

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取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大早十年歸不得忘却邯鄲



道 師云不敢望你有逆水之波且有順水之意也  
難得乃舉良遂初叅麻谷谷見來便去鉏草良遂到  
鉏草處谷都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良遂連三日去  
敲門至第三日纔敲門谷問阿誰遂云和尚莫瞞良  
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師云便有  
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喚作雙放時節  
示衆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  
一場狼藉忽被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  
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  
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  
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

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  
看是个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  
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  
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卽差况復有  
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  
重 又曰江西卽說君臣父子湖南卽說他不與麼  
我此間卽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麼 又曰從上  
來且是个什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  
地有什麼物與汝爲緣爲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爲隔  
爲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喚什麼  
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麼爲四大五蘊我與麼



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漢  
聞與麼道把脚拽向階下有什麼罪過雖然如是據  
个什麼道理便與麼莫趁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个  
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著沒去處打脚折有  
什麼罪過卽與麼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麼待老  
漢答一轉了東行西行 又曰盡乾坤一時將來著  
汝眼睫上汝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汝出來性燥把  
老僧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个什麼道  
理直饒汝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脚折  
又曰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  
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麼道早是作  
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個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  
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 又曰我事  
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  
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  
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事若  
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  
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  
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  
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口  
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  
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



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  
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  
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妙喜曰瞌睡漢又曰諸法不

異者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為無異者哉但

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舉拄杖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擊繩牀

曰適來許多葛藤貶向什麼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

利底著我熱瞞 又曰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

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云且道不

商量時是个甚麼又云更是甚麼 師作綱宗偈曰

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

漢晉鋒八博擬何憑其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

遠塵棲夕日日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其喪時

光藤林荒徒人意滯肌疴其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

中眉垂其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

笑我者多哂我者少其師每顧見僧即曰鑒僧欲

酬之則曰喫率以為常故門弟子錄曰顧鑒喫德山

密禪師刪去顧字但以鑒喫二字為頌謂之抽顧頌

洪覺範曰今其兒孫失其旨接人以怒目直視名為  
提撕各為不認聲色名為舉處便薦相傳以為道眼

北塔祚禪師獨笑之作偈曰雲門抽顧笑嬉嬉擬議  
遭他顧鑒喫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亦難施人

天眼目載密師頌云相見不揚眉君  
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乾和七年四

月十日端坐示寂迨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



紹莊夢師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詔迎師肉身內宮供養啓塔顏貌如昔鬚髮猶生自南漢乾和七年至宋乾德元年蓋

十七年矣留京師月餘仍送還山

佛印元曰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

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禪取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為衣隨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耳

水月齋指月錄卷之二十一



書